

# 蔣碧微生死戀 (二)

楊兆青

## 伯樂識馬窮途遇救

在旅館裏，徐悲鴻正在收拾行裝，定明天下午搭船北上。正好有位上海的大商家黃震之，這時到旅館訪友，看見徐悲鴻的畫，大加讚賞，交談之下，竟一見如故，堅留徐悲鴻在上海，願介紹許多朋友請他寫畫，要他慢慢等候機會，再求發展。徐悲鴻為黃震之的盛意感動，心想留在上海，有黃先生可以依靠，過一段時間再碰碰運氣也好。於是又留了下來。

黃震之在上海交遊廣闊，很吃得開。他有鴉片烟癮，每天午後，都到一家名叫「暇餘」的賭窟，又抽煙又賭錢，直到夜裏十一點以後才走。開設賭窟的人，是黃震之的老友，特闢一個小房間給黃吸煙專用。徐悲鴻就住在他的煙房裏，早晚兩餐飯，都和賭客共食。通常下午四五點起，賭客開始上門，一直賭到天亮。

徐悲鴻食宿都在「暇餘」裏，每天自清晨到下午三點，在煙房裏寫畫，賭客一到，他就出門去夜校讀法文，或是到審美圖書館看畫。生活雖然艱苦，但學習的環境，倒也相當難得。

此時，在宜興家鄉，徐悲鴻的母親，正到處打聽兒子的消息。但每次都失望而同。後來還是問到張祖芬老先生，才知道徐悲鴻跑到上海。老太太立刻派人去找。可是，十里洋場，人來人往，沒有一點線索。那裏去找？老太太很傷心的在想

：以前悲鴻還小，做事不懂事，喜歡獨斷獨行。長大了，怎麼還是不體諒為娘的苦心？出門幾個月，沒蹤沒影，連去那裏都不知道？真令人焦急。

## 閨秀閑話紅蹄書生

徐悲鴻離家出走的新聞，很快傳遍鄉里。有一天，蔣碧微的堂妹玫君，跑來跟蔣碧微聊天，就提到徐悲鴻。玫君神祕兮兮的說：

「堂姊！那個『紅蹄』書生又出走了，妳知不知道？」她愈說愈起勁，還裝出一副很陶然的样子，繼續說：「他上次出走是逃婚，這次不會逃出去結婚吧！」

原來，徐悲鴻的許多奇聞奇事，在地方上傳聞很快。玫君叫他「紅蹄」書生，是因為徐悲鴻服父喪的時候，白布鞋裏竟穿一雙紅襪子。他這種怪異行動，使年長的議論紛紛，使年輕的渲染附會，笑鬧之下，玫君就給他取了一個令人發噁的綽號。

蔣碧微聽了玫君的話，表面上若無其事，內心深處，却有一種淡淡的，若有所失而莫名其妙的複雜感覺。

## 困處春申窮途知己

徐悲鴻在上海，日子過得窮困潦倒，心懷却是嘔傲豪邁，努力不懈。他一面如飢如渴的追求繪畫進步，一面廢寢忘食的勤讀法文。

原先他為了躲避家人的尋找，隱姓埋名改叫

「黃扶」，以便專心藝事，其實他還另有一層寓意，是說自己獨來獨往，到了上海，能待下去，全靠黃姓朋友的扶助，所以叫「黃扶」。

扶助他的黃姓朋友，是黃震之先生，黃震之把徐悲鴻安排住在「暇餘」賭窟裏，偶而也介紹商家和徐悲鴻認識，讓徐悲鴻寫畫，賺取潤筆。

宜興人的硬脾氣和傲骨頭，是有名的。在上海的宜興人吃得苦和耐得勞的長處，也是盛得口碑的。宜興人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忠厚的天性，注重讀書求新知。徐悲鴻蒙受黃震之的幫助，常記心頭。知遇之恩，久圖厚報。當黃震之六十歲的時候，徐悲鴻很細心的為他畫像，老松人瑞，滿心祝福，並題句謂：

「飢溺天下若由己，先生豈不慈！衡量人心若持鑑，先生豈不智！少年裘馬老頹唐，施恩莫憶仇早忘！贏得身安心康泰，矍鑠精神日益強。我奉先生居後輩，談笑竟日無倦意，為人忠謀古所稀，又視人生等游戲，紛紛末世欲何為？先生之風足追企，敬貌先生慈祥容，嘆息此時天下事！」

天下事，本來禍福無常，豈止令人嘆息？

在徐悲鴻心目中，慈祥仁智的黃震之先生，竟也商場失意。無法繼續幫助徐悲鴻。偏偏此時

正是歲暮年關，街頭巷尾一片熱鬧景象，人人忙着辦年貨，趕團圓。徐悲鴻回頭看看自己，本來離鄉背井，歸省無期，現在又驟失依靠，情況更加淒苦，因此心裏萬分懊惱。

造物弄人，命運多乖。但幸與不幸，有時不能太早定論。徐悲鴻前次求職突變的痛苦經驗，使他有承受變故的能力。這回陷入窮途，非但沒有減損他求生求知的鬥志，而且心神很快安定下

來，理出了一個堅忍的頭緒。

他先搬到另一個黃姓朋友警頑家裏。黃警頑是上海人，徐悲鴻就在他家「湊和」過了一個年。改天再向一位阮翟光先生借了一點錢。

有一段時期，徐悲鴻整天只吃一個飯糰果腹，過的是糞畫療飢的生活，但仍終日埋頭勤學，不改心志。後來，他終於考取了震旦大學，專攻法文。

### 考上震旦景況漸佳

入學繳費那天，法國籍的院長恩理教士，逐一跟新生見面。輪到徐悲鴻的時候，見他帶孝，院長像對親人般那樣的親切關心，溫和的問是帶誰的孝？徐悲鴻外個內軟，院長的關懷，觸及他的隱痛深處，一時悲從中來，困難而傷心的擠出「父親」兩字，便淚如雨下，不能成聲。過了一陣子，院長又和顏悅色的勸徐悲鴻不要悲傷，勉勵他用功讀書，就可以忘掉悲痛之情。還特准徐悲鴻慢慢再交學宿費。因此，徐悲鴻真正的進入一所正規學校讀書。

民國六年，張勳復辟，辦子兵騷擾江南，宜興一日數驚。這時蔣碧微的雙親，都住上海哈同路，她的父親在復旦大學教書。為了安全起見，蔣碧微被接到上海，跟父母住在一起。

不久徐悲鴻的好友，朱了洲也到上海，隨即任職務本女校教體育。他們兩人早先既已約好，很快就見面話舊。他鄉遇故知，真是興奮愉快。

俗語說，瓦片也有翻身的時候。也許徐悲鴻多年苦學，應有收穫。自他進入震旦大學，先是收到一筆從前為人作畫的酬勞，後來又有幾個學

生向他學畫，每月有固定的學費，還有偶然的計酬寫作，生活算是安定，心情也輕鬆不少。

朱了洲是蔣碧微的遠房親戚。在宜興家鄉，非常活躍，老少皆知。他的食量，一餐可以吃十八碗飯，精力充沛，似乎永遠不會倦累。他反對拜菩薩窮迷信，因此見廟就打，跟着大罵那些燒香拜佛的人，說自己不努力，只會彎腰磕頭，迷誤大事。地方上的信徒，對他十分懷恨。他到上海之後，仍喜歡這裏跑跑，那裏逛逛。只要徐悲鴻沒課，便帶着他去串門子。

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朱了洲問徐悲鴻，在復旦大學教書的蔣梅笙教授，認不認得？徐悲鴻搖頭。

朱了洲便告訴徐悲鴻，蔣梅笙是朱的親戚，是宜興初級師範蔣南笙先生的弟弟，大家既是同鄉，多少有一點淵源，朱了洲願意為他引見這位鄉長。

### 蔣家門客閨中遐思

就這樣，徐悲鴻第一次進入了蔣碧微的家門，成了他們家的貴客。

蔣家住的是兩樓的建築，獨門獨院。這個時候，蔣碧微正在樓上讀書。因為她初到上海，人地生疏，外面又亂，不敢輕易出門。

她常常並排幾本古籍，翻閱自己愛讀的詞句，加以整理摘錄。她覺得佳句久誦，既是消遣解悶，又可以應和那些佳句描繪的意境，更能陶醉在那些詩境的情趣裡，因此，心裏頭有一種疏解的滿足。

一天下午，蔣碧微共摘錄了七條佳句，整理



民國十一年徐悲鴻自畫像

出來是這樣的：

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。

——唐·王維詩·詩題「雜詩」無情不似多情苦。

——宋·晏殊詞·詞名「木蘭花」

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

——宋·秦觀詞·詞名「鵲橋仙」

生怕離懷別，多少事，欲說還休

——宋·李清照詞·詞名「鳳凰樓上憶吹簫」

願為雙飛鳥，比翼共翔翔。

——晉·阮籍詩·詩題「詠懷」

樓頭望斷相思眼！

——宋·歐陽修詞·詞名「魚家傲」

恨不相逢未嫁時！

——唐·張籍詩·詩題「節婦吟」

蔣碧微反反覆復的低吟，揣度每個單元句的情節，漸漸過濾掉時間的距離，再把單元情節連接成一個生動的故事，最後，竟假設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哀怨遭遇……此時，她不禁一驚，怎會有這種荒謬的心理過程？怎麼會感到如此傷感？如此的幽怨？

### 紅蹄書生竟在眼前

正自茫然，突然聽見樓下有訪客的聲音，那音律似乎聽過。蔣碧微好奇，也爲了驅逐無聊

茫，她走到樓梯口，探頭下望。就那一剎，她心裏猛然巨跳起來。

徐悲鴻突然出現在她家，使她有一種快要窒息的驚喜。蔣碧微還記得玫君堂妹說過，「紅蹄書生」離家出走的事。那時聽了，心裏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失落淺愁，此刻，意外見到了徐悲鴻，有一種久渴得甘霖的欣喜在心頭。

她強自鎮定，留在樓上，雙耳却像兩個大磁鐵，遠遠的，把樓下的談話，一字一句都吸進耳裏。

徐悲鴻善於應對，非常健談，對自己排除萬難力爭上游的堅苦遭遇，毫無保留的一一說出來，他再三表示，「疏誤一時，會遭相當損失，斷喪一年，必受十年之累，廢施十年，定有無窮之禍」。所以，他對自己鞭策甚嚴。

蔣碧微的父母親，對徐悲鴻印象都很好。又念徐悲鴻獨處異鄉，樣樣不便，更難得徐肯上進，努力不懈。一種愛護鄉親子弟之情，油然而生，便邀他有空就來，不必客氣。

在他們寒暄之間，聽出來，徐悲鴻逃家，爲了求進步，闖天下。不是像玫君堂妹說的「逃出去結婚」。蔣碧微在樓上，聽得異常興奮。

到了晚飯時間，蔣碧微的父親叫她下樓見客，同席用膳。徐悲鴻以他捕捉畫材的特有的眼光，敏銳靈巧的罩住蔣碧微。幾乎就在同時，兩人都被對方灼熱的感受，暖暖緩緩的，在心裏流轉。而表現在臉上的，一個是雙眼發瞪，一個是紅花兩朵。

朱了洲看在眼裏，一種喜悅的觀念閃上心頭

飯後謝過，回程路上，朱了洲急急的迫問徐悲鴻：

「怎麼，心裏有她？」

「她可以入畫。」

徐悲鴻巧妙的回答。但朱了洲還不放過知音，似乎看穿了徐悲鴻的心事，繼續探問：

「送不送她畫？你會爲她畫吧！」

「也許會的。」

徐悲鴻淺淺一笑，沒有多說。朱了洲心裏明白，那只是一個開始。

### 擅於應對二老皆歡

自此以後，徐悲鴻一有空閒，便往蔣家跑。他跟每個人相處都非常融洽。日子久了，他就像是蔣家的一份子。如果是吃飯時間，蔣碧微的母親上一道清炒菠菜，徐悲鴻會讚一句：「紅嘴綠鶯歌，吃了喜多多。」桌上擺的若是紅燒豆腐，他也會誇道：「紅燒白玉板，下肚福滿堂。」飽餐之後，他總是伸出右手大姆指，連連誇讚：「天下第一菜，宜與蔣公館。」因此，他很討蔣碧微母親的喜愛。

若是遇上蔣碧微的父親填詞作詩，徐悲鴻會吟誦不絕，擊節讚賞，比如蔣梅笙新作一首——

春風庭院百花妍，贏得佳人愛惜偏，

碧盃銀瓶多供養，夢為雙蝶藉花眠。

徐悲鴻就在一旁，搖頭晃腦的吟唱起來，不時還插上一句「好詩，好詩！」最後，他也會引

誦意境類似的前人佳句，大有比美唐詩宋詞之意，婉轉的捧了一場。前面的那首詩，徐悲鴻引唱宋朝劉仙倫「賀新郎」裏頭的詞句：

「誰把天香和晚露，倩東風特地勻芳臉。」

蔣梅笙聽過，莞爾一笑，表示欣賞。不過，他欣賞的不是徐悲鴻的引句，而是欣賞他肯讀書，能隨口唱和，雖然引錄的不一定得體，這一老一少，雅興膠濃，詩趣無窮。徐悲鴻在蔣梅笙的眼裏，顯得更加可愛。

就有那麼一次，蔣梅笙又有新作，陶陶然的寫着：

偶聽深宵誦讀勤，倦來香夢入梨雲，

旋開錦帳移紅燭，一朵嬌棠睡夕曛。

寫好，沏了茶，就等徐悲鴻來吟賞。因為習慣了有他唱和，文趣盎然。可是，徐悲鴻久等不到，蔣碧微的母親戴澄珠在旁，陪她父親聊天。兩位老人都很誇獎徐悲鴻，說他人品出眾，才貌不凡，又討人喜歡。蔣碧微在一邊，聽得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蔣碧微對徐悲鴻，原本就有很奇特的感應，暗自的喜愛。聽了父母對徐悲鴻的讚美，愛慕和欽敬之情，更加深厚，她甚至對徐悲鴻，有一種非常親密的遐想。

### 蔣已訂婚好事多磨



曾經幫助徐悲鴻渡過困難的黃震之六十歲生日時徐為黃畫的祝壽圖。

兩位老人說說停停，嗯啊之間，道出了對徐悲鴻的無限憐愛。最後，蔣碧微的父親長嘆一聲，感嘆的說：

「如果我們再多一個女兒，有這樣的女婿就好了。」

那句話，是一顆傷心炸彈。一瞬間，把蔣碧微的遐想，震得粉碎。

原來，蔣碧微十三歲那年，奉父母命已跟查紫含訂婚，在如此保守的社會，在如此守舊的家庭，縱使自己心有所屬，但深情將寄何處？

她默默的上樓，傷心的在想。難道，真是「恨不相逢未嫁時」？難道，真的「多少事，欲說還休」？她巴望徐悲鴻的出現，這叫不叫「樓頭望斷相思眼」？

那頭，徐悲鴻又遭遇到嚴重的困難。

他對自己的生活，除了讀書作畫，其他什麼都處理不好。尤其是金錢。

他喜歡一部書或一幅畫，會傾其所有，將它買下，而忘了該留些作下一餐的飯錢。

幾個學生每月的束脩，付掉分期繳納的學費，所剩無幾，但猶有能力生活。

不理書畫的時候，跑跑蔣家，接受溫暖的鄉誼照顧，聽聽國學大師蔣梅笙的學問，談談奧妙的繪畫藝術；日子過得蠻好。

這段時間，徐悲鴻沒有浪蕩天涯的痛苦，沒有飢饉的恐懼，沒有露宿的憂慮，是一種沒有後顧的安定。

這個月，徐悲鴻繳了期款又買新書，透支掉生活費用。偏在此時，幾個學生陸續停學，一時

，生活又緊張起來。

### 哈同徵畫悲鴻入選

燃眉之急，正愁不知如何是好。無意間看見報上廣告，哈同花園徵求倉頡畫像。徐悲鴻跟據考證，畫了一張六隻眼睛的倉頡像去應徵。過幾天，一位自稱來自哈同花園的周劍雲，去尋訪徐悲鴻，說他的作品獲得錄取，要徐悲鴻跟着同去，見見哈同花園總管姬覺彌。

到了哈同花園，姬覺彌大稱贊徐悲鴻一番，誇他年紀輕輕，筆下人物竟如此生動，畫一張倉頡人像，會想去考據求證，真是難得。兩人相談甚歡，一見如故。姬覺彌要求徐悲鴻，長期為哈同花園寫畫，徐悲鴻欣然答應，只是目前尚在震旦讀書，求學心切，商允暑假一到，立刻搬到花園專心寫畫。姬覺彌很高興的點頭，並親自交給徐悲鴻，這次畫倉頡像的酬勞。

徐悲鴻滿心歡喜，急急告退。

下一回到蔣家拜訪的時候，徐悲鴻便將如何兩袖清風，如何應徵入選，如何被邀進哈同花園的情形，一五一十的述說清楚。他那善於表達的口才，說得出神入化。

蔣碧微的父母聽了，疼愛的怪他，小孩子有困難，也不來說一聲。蔣碧微聽了，對徐悲鴻在困境中表現的高傲志氣，深深又深深的欽佩。

關於蔣碧微那位未婚夫，從未謀面的查紫含，他給蔣碧微的印象，從一無所知，到模模糊糊，末了，竟是不可挽救的糟糕。

### 未婚夫婿竟沒出息

蔣碧微和查紫含訂親，是蔣碧微一位堂姊做的媒；她的這位堂姊已嫁到蘇州查家，查紫含是她的叔叔，比蔣碧微大兩歲，長得挺俊。查家在地方上是豪門富戶，她過門以後，發現公婆家人都好相處。見了叔叔，想到堂妹，於是利用回籍省親的機會，向蔣碧微的父母提起，熱心玉成這樁親事。

蔣碧微的雙親頭一點，就決定了蔣碧微的終身大事。

那時，蔣碧微是黃毛丫頭一個，父母說已經把她許配給查家當媳婦，她聽了好像事不關己。至於查紫含長得什麼模樣，她茫然不知，也沒有把自己已訂婚的事，記在心上。

等到年歲漸長，懂事漸多，慢慢的她才懂得一點「訂婚」一舉，對當事人含有承諾與限制的兩種意義。

那年，蔣碧微已十七歲。

此時，查紫含在蘇州讀書，後來轉到上海復旦大學，當了蔣碧微父親的學生。

查紫含有一個弟弟，跟蔣碧微的幼弟丹麟同班，一起在上海讀小學，年約十一、二歲。經常到蔣碧微家玩。

蔣碧微看看查紫含的這位弟弟，想想兄弟的長相大概差不多，勉勉強強勾出了查紫含的輪廓。

由於兩人從未見面，又沒有過書信來往，又無濃濃蜜蜜的文字相思。因此，既無兩情相願的喜悅，雖然訂婚多年，但是，蔣碧微的心裏，從

未建立起和「未婚夫」查紫含的感情。

原本非常脆弱的「訂婚」關係，復因查紫含犯了一個錯誤，造成了無法補救的局面。

事情發生在暑假前大考將臨，查紫含命他弟弟，去見蔣碧微的爸爸，要一份國文試題。蔣碧微知道了，愧恨交加，傷心透頂。終生要託付的人，竟是這般沒志氣。考試想作弊。蔣碧微這一氣，完全否定了查紫含在她心目中的存在。

徐悲鴻這個時候闖進來，結結實實的闖進蔣碧微內心深處。

他給蔣碧微的印象，是吃苦、努力、一直進步。

蔣碧微對他的感情，是祕密、喜悅、愈久愈深。

他給蔣碧微的觀感，是親切、踏實、相見恨晚。

蔣碧微對他的懷念，是隱含、潛藏、思多難眠。

還有更多的幽怨，更多的無可奈何，層層累累，重重疊疊的把蔣碧微困住。她縱有私語萬千，只能暗藏心田。

她把這一切複雜的思緒，通通埋藏起來。埋藏在傳統的約束，埋藏在舊制的禮俗，埋藏在毫無好感而痛苦的「訂婚」枷鎖中。

徐悲鴻不知道，一個少女對他的癡迷。他不知道，一個動人的故事正在醞釀。

他一心一意的記得，暑假一到，便要住進哈同花園努力繪畫。

(待續)